



施仲衡：引领修建我国首条地铁

2024年12月23日,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交通大学发布讣告,中国工程院院士,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事业的奠基人,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原总工程师,北京交通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施仲衡(见图)于12月23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95岁。

奋斗在莫斯科

施仲衡1930年11月生于江苏苏州,弟兄五人排行老二。父亲施纯丞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。施仲衡195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1950年,施仲衡考入唐山铁道学院,1953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,同年11月毕业留校任教。1955年,他被选派赴苏联攻读地铁专业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,成为新中国地铁专业第一人。初到莫斯科时,施仲衡心中很着急。当年莫斯科地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铁之一。他想:“什么时候中国也可以建成这样的工程!”

施仲衡拿出所有的时间

学习。他将苏联大学生的笔记带回宿舍抄写,请助教带自己到地铁运营线路的车站和车辆段参观,到盾构施工工地、车站工地实习,深入到盾构工作面了解盾构操作情况;每天晚上他与同寝室的苏联研究生谈一天的学习情况,有什么问题及时请他讲解;在妻子第二年也被公派留学到同一所大学后,他们还约法三章,只在周六见面。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年时间的努力,施仲衡对专业有了较清晰的认识,俄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引领我国首条地铁的建设

1959年回国后,施仲衡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,并担任隧道及地下铁道教研室副主任,同时兼任北京地铁建设和设计单位的顾问。

修建北京地铁一号线在1958年原计划中是战备工程,采取深埋方案。1961年,施仲衡带领唐山铁道学院56级地铁专业学生到北京,结合工程实际进行现场教学和毕业设计,他深入调研北京的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,判定无论是作为战备工程还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,深埋方案存在一系列问题:如造价高,技术难度大等。

施仲衡写下长达20页的

书面报告坚持向上反映。因为他知道,地铁的深埋方案不仅关系到上述的技术和投资问题,而且还与将来运营时乘客使用是否方便、灾难时逃生是否便捷等有直接关系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地铁专业的科研工作者,面对涉及人民利益的大事,在这个时候必须实事求是。

意见逐级上报到中央军委,施仲衡也多次被请去做汇报,最后他的意见得到尊重,中央军委常委决定采用“浅埋加防护”。北京地铁是标杆工程,上海、广州、沈阳等城市也随之将设计施工方案改为浅埋。

1965年2月4日,毛主席做出重要批示:“精心设计、精心施工”,拉开了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的序幕。同年,施仲衡被调入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,在八宝山附近进行明挖法试验段工程,引领了我国首条地铁——北京地铁1号线的建设。

据北京交通大学新闻网报道,当时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的施仲衡带领一批技术人员与铁道兵59团一营战士,经过近3个月夜以继日的奋战,完成了500米试验段工程建设,从地铁各个环节入手,做

了大量科研工作,以验证施工方法、结构设计、防水技术等一系列技术问题,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、战士,为全线施工作了充分的准备。

经过4年多的艰苦奋战,在来自铁道部地铁工程局、铁道兵第12师的4万多人共同努力下,全长23.6公里,包括17个车站和一个车辆段的北京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之际顺利开通,掀开了中国地铁建设的第一页。2019年,施仲衡荣获“中国地铁50年致敬人物”称号。

“我这辈子做得最专注的事情”

此后,施仲衡院士主持研发了我国首台盾构机大装备,编撰了我国首部地铁设计规范专著,提出了“先批规划后批项目”等国家政策建议,为地铁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,推动了信号、车辆等关键设备的国产化和自主化,主持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南京等地近百个重大地铁项目论证,引领了地铁科技创新,培养了一大批地铁领域高层次人才。

(据大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新京报微信公众号 2024年12月24日)

水华：导演了《白毛女》《烈火中永生》《林家铺子》

水华,原名张毓藩,张水华,191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。1930年初毕业后,水华和同学一起组织成立了“胎儿艺术社”。为发表作品之便利,他取笔名“水华”。

1936年,怀着更深入探索戏剧艺术的梦想,水华赴日本研究戏剧,加入了“中华戏剧协会东京分会”“中国留日剧人协会”。1937年4月,他回到上海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为了唤醒民众共同抗日,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四队、二队。这期间,水华在戏剧方面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示,演出了《三江好》《最后一计》等剧目。

1940年春,水华和当时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,在鲁艺戏剧系任教员并兼任鲁艺实验剧团导演。他在延安排演的第一部戏是反映“皖南事变”的《白占元》。1942年5月,水华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,这成为他艺术生涯的



重要转折点。同年,水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导演过苏联话剧《神手》,编导了《赵富贵自新》《夫妻逃难》《张丕漠锄奸》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。

1943年,水华参加了鲁艺工作团。他和王大化等一起编导了大型秧歌剧《周子山》,获陕甘宁边区文化奖一等奖。1944年,水华参加了导演团,排演了话剧《粮食》,并参加了新歌剧《白毛女》的创

作。在陕甘宁边区的群英大会上,他荣获甲等模范文教工作者奖励。水华于1946年到东北参与筹建东北鲁艺。1947年5月,合江鲁艺文工团(亦称东北鲁艺文工二团)成立,水华任团长,并再次导演了新歌剧《白毛女》《血泪仇》等。

水华与夏衍合编的《革命家庭》,在1962年荣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。水华执导的《烈火中永生》更是成了时代的经典,《林家铺子》同样是水华执导的佳作。

1981年,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,水华导演了根据鲁

迅同名小说改编的《伤逝》。1981年9月8日,《新华日报》第4版《彩色故事片(伤逝)摄制完成》一文中提到,“影片导演水华是一位艺术实践经验丰富的著名电影艺术家。他和摄制组同志在拍摄过程中,力求忠实于鲁迅原著,努力使影片既能很好地体现原著的思想内容,又能保持原著的艺术风格。”

1993年,在中宣部等单位联合公布的配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100部优秀影视片中,水华导演的《林家铺子》《烈火中永生》入选。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、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“中国电影世纪奖”评奖中,水华荣获“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”。令人遗憾的是,就在评奖前12天,即1995年12月16日,水华因病去世。

(摘自《江南时报》邓雯婷/文)



年华有信春来去

徐强

作家约瑟夫·布罗茨基在《小于一》中写道:“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。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:手掌不断滑走。”或许在他看来,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似乎都难以掌控,只能像婴儿抓篮球,徒唤奈何。

其实最让人无奈的,是时光的流逝。朱自清说:“洗手的时候,日子从水盆里过去;吃饭的时候,日子从饭碗里过去;默默时,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”时间的脚步永远向前,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所谓“思君令人老,岁月忽已晚”,人们在时间面前的无力感,根源便在于此。

不过,无奈归无奈,生活仍需继续。人生的旅途,就是不断地回望过去、审视当下、

憧憬未来的过程。曾子说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芸芸众生能做到的,恐怕不多,但当年之初,一年一省吾身,倒是可以做到而且值得去做的。人不能总是埋头直走,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停下脚步,三思而后行,才会走得更踏实、更稳当。个人有个人的过往,社会也有社会的过往。最近,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发布了2024年度“十大流行语”,依次为:数智化、智能向善、未来产业、city不city、硬控、水灵灵地xxx、班味、松弛感、银发力量、小孩哥/小孩姐。这十个词语,既有宏观的时代画卷,也有微观的个人素描,为回望这一年的社会万象,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切入点。

这份榜单的前三名,科技感极强。科技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,本身并无善恶,但使

用它的人却是有善恶的。进入智能时代,“智能向善”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,无疑是一个福音。

这份榜单的后两名,把银发力量和小孩哥/小孩姐列在一起,很有画面感。2023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8.6岁,老年人越活越年轻,掀起了银发浪潮,催生了银发经济。而少年一代,也迸发出了和他们的年龄不大相仿的潜能,在各个领域闪耀出令人惊艳的光芒。

“年华有信春来去,时事无凭云卷舒。”关于2024年,每个人都会找到硬控自己的回忆,为过往的年龄添上一笔色彩。祈愿在新的一年里,人人都能少一点班味,多一些松弛感,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大时代中,水灵灵地活出自己的模样与精彩。(摘自《贵港日报》)

云天

张枣

在我最孤独的时候
我总是凝望云天
我不知道我是在祈祷
或者,我已经幸存?
总是有个细小的声音
在我内心的迷宫嚶嚶
它将引我到更远
虽然我多么不情愿
到黄昏,街坊和向日葵
都显得无比宁静
我在想,那只密林深处
练习闪烁的小鹿
是否已被那只沉潜的
猛虎吃掉,当春叶繁衍?
唉,莫名发疼的细小声音
我祈祷着同样的牺牲……
我想我的好运气
总有一天会来临
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
寥若晨星的
那么几个佼佼者
阅读,并且喜爱。
(摘自《张枣的诗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

明辨是非

王小波

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:他们“明辨是非”的能力却成了其接触世界与了解世界的障碍,导致他们终生停留在只会“明辨是非”的水平上。可以这样说,接受一个伦理的体系不过代表了小学四年级的水平,而接受一个真理的体系就难得多,人们毕生都在学习科学,接触社会。人们知道的越多,明辨是非就越困难。

风雪早读路

周存亮

雪花,从头一天黄昏开始,紧一阵慢一阵地,不慌不忙地落着。直到早读时,还没有停歇的意思。

出了门来,一脚下去,咯吱,再一脚下去,咯吱。抬头望去,白的屋顶,白的树枝,白的墙垛,白的柴堆,都显得厚厚实实地,一反昔日的狼藉。在灰褐色的天空下,一切都是那么清新,又是那么空灵,恍若走进了仙境。

激动的我,在皑皑白雪中奔跑起来。飞溅的雪花,钻进裤筒里,钻进衣袖里,钻进耳朵里,直到鞋里着了火一般蒸腾着。不安分的书包也融进了这热闹中,从身后荡向身前,从左侧荡向右侧,又忽然

明辨是非

王小波

在一个伦理的体系之中,人们学会把事物分成好的与坏的、对的与错的、应该发生的和不应发生的,这样的是非标准对我们了解世界是有不良影响的。当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时,如果我们承认它,就成了精神上的失败者;如果我们不承认它,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机会。事实上很多人为了这种精神上的胜利,被永远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。(摘自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作家出版社出版)

风雪早读路

周存亮

飞向了半空,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,又像初到人间快乐天使。

雪,村里人是打心里喜欢的。上了年纪的老人早已起来了,拿着铁锹,先把门前积雪或推到树根处,或铲到外墙下,堆得整整齐齐的,像辛苦得来的战利品。再握着扫帚,从飞舞的雪花下开辟出一条条道路。从屋门口到院门口,从一个胡同到另一个胡同,总有一条路,不会被雪完全覆盖。

拐角处,几个吐着热气的老人,扎着裤腿,缠着腰带,呼啦啦地扫着,不停咳嗽着。走在他们刚扫出的路上,那薄纱般的雪路,多没劲啊。几个伙伴不但往雪地里走,还

每每坐车穿梭在高速公路上,打盹,或看看路边的风景,都任由自己。

所谓风景,都不是属于自己的,比如草,比如树,比如山,比如天空……它们一晃而过,只是我们眼中的路过,或是我们路过它们的眼睛。

彼此都是初见,彼此没有言语,彼此只是一瞬,记住了什么?没有,很快就忘记了。有两三年时间,我几乎每周都在北京与济南间往返,看到了很多人,看到了很多的树,看到了很多的鸟。而如今想想,没有记住什么,只是人与人彼此地路过,人与物彼此地路过。谁也不会属于谁,都是自然中的一粒微尘。

想到这些,想到很多,不免就累了,闭上眼打个盹,啥也不想,梦也不做,就好像没有路过过这里那里,这里那里也不曾路过过我。(摘自《新周报》) 微言

路
过
杨福成

人
间
烟火